

第四十一章 匈奴人來襲

每年冬日，冀北王府都有施米的傳統，往年一直是由虞臻那位繼母做的，去年冀北王府出事，施米一事便擱置下來，今年虞臻重掌冀北，自然要繼續延續這項習俗，故而在虞伯告訴她這件事情後，徐笙想也沒有多想便答應了，除了第一日意思意思要露個臉外，其餘時間並不需要她出現。

這日她沒有穿錦衣華服，而是讓綠柳找了一件半舊不新的棉布衣衫，將頭髮挽在腦後，學那些貧苦人家的婦人。

「王妃，外面冷，您不必待太久。」虞伯跟在她身後道。

「放心吧，我冷了便回來。」徐笙披著厚重的狐裘，跨出大門口，看著外面聚集了一大堆普通的百姓，揚起一抹笑意，帶著婢女走到放米的案桌前。

「草民拜見王妃。」她一走過來，那些被她容貌驚在原地的百姓才反應過來，紛紛準備跪下行禮。

徐笙眼疾手快托住面前一位看起來已經年過五旬的老者，抿唇笑道：「諸位請起，不必多禮。」

「謝……王妃。」她面前那位老者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，有些局促，呵呵笑起來。徐笙放柔自己的聲音，一點也沒有擺出王妃的架子，她扶著那位老者走到放米的地方，一面問那老者今年地裏收成如何，家裏還有哪些人，都過得順遂不。

那老者起初還有些緊張，後來見徐笙如此平易近人，便放開了，與她細細說起來。徐笙聽得認真，等老者說完了，見老者家中並無困難之處才說：「老伯家中喜樂安康，一切順遂便好，若有難處，來王府尋我，我能幫的便儘量幫你們。」

「王妃真是心善，好好好！」老者神色激動，連說了三個好字，又補充道：「咱能有您這樣一位王妃，真是我們百姓之福，也是王爺之福！」

徐笙笑著接下他的誇讚，然後讓老者將口袋撐開，裝了小半口袋的米，然後讓他路上小心。

那老者走了老遠，她都能聽到他向旁人誇讚自己的聲音。

一下午的時間，她都在那裏施米，親切的與人閒聊，一點也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，直到天色漸漸暗下來，虞伯和綠柳已經催了好幾次，那些百姓也自發地請徐笙趕快回去，他們道今年沒有領到王妃施的米，明年也可以，萬不能讓王妃受凍，如此百般請求之下，徐笙才歉疚地朝後面的百姓笑笑，告辭離去。

整整一下午，她都沒有一絲不耐煩的地方，與百姓說話也帶著平和與包容，偶爾遇到家裏有困難的百姓，就讓他們到綠柳那裏去登記下，說會幫忙解決的。

如此一來，那些百姓們便越發地愛戴徐笙了。

不過三日，信都城內都在說徐笙仁慈，其中讚譽之詞不絕於耳。

徐笙倒是沒有想到自己的那番行為會帶來這麼大的影響，對她而言，既然要施澤於百姓，那便要認真對待，而不是做面子工程，意思意思便草草了事，然而她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平常之舉，會讓她迎來那麼大的讚譽，就連平日裏看她不太順眼的百里明，聽到她的作為之後，也對她的觀感好了許多。

而葛老在聽說此事之後，曾感嘆而言，「水有源，故其流不窮；木有根，故其生

不窮。王妃仁善，堪為賢妻！」

這些話後來流傳在讀書人之間，甚至徐笙也略有耳聞。

施米過後，城外的清源觀舉行道會，徐笙自從來了信都之後，也沒怎麼出去過，她聽虞伯說清源觀的道會每年都很熱鬧，相當於一場盛會，百姓們都會去清源觀的鐵槍樹下許願，便來了興趣，也想去看看那棵傳說中已有千年的古樹。

據聞鐵槍樹這種樹，百年也長不了多粗，而清源觀內這棵樹，足足需要數人才能合抱住，可見其年齡之古老。

道會這日一大早，她便去了清源觀。

虞伯早早和清源觀道長打過招呼，故而一去便有小道童接待他們，將她領到後院一處廂房。

「王妃先在這裏休息，道會要到午時才開始。」小道童梳著髻，小小年紀卻肅著一張臉，看起來十分老成。

「小道長，我對觀裏的鐵槍樹慕名許久，想要一觀，不知小道長可否帶路？」徐笙叫住他。

小道童行了一禮道：「王妃請隨我來。」

「好。」徐笙也對他作揖道。

這道觀裏的鐵槍樹並非只有一棵，而是一片，除了那棵極為粗壯壯觀的大樹，它附近還長著許多低矮的小樹，地上積了厚厚的一層落葉，走在上面軟軟的。

徐笙打發了道童，才領著綠柳進了這片鐵槍樹樹林。

因為鐵槍樹低矮難長大的原因，除了那棵大樹，其餘的樹都只有丈餘高，走在裏面陽光透過樹葉落在枯葉上，很是閒適。

那棵最大的鐵槍樹樹冠上掛滿了紅色的綢帶，都是百姓許願拋上去的，在高高的枝頭招搖，徐笙也隨俗許了願望，才仔細在樹下的石碑上看那些歷年來的文人雅士留下的詩文。

孫玉柔怒氣衝衝的趕來信都，路上四五日的功夫，早就把當時的怒火消磨得差不多了，但是那種被欺騙的難堪，她到現在還不能釋懷。

她早就對那位姜公子也就是現在的冀北王沒了意思，當時只不過是見他容貌過人，少女情竇初開被吸引，後來一腔熱血的追去無終，卻被徐笙的一番話澆了大大的冷水，什麼綺念全都沒了，原本都快要將他忘了，竟猛然得知自己受騙，才趕來信都，然而剛進城，她便聽到了那些百姓的交談，句句都在讚美那個騙子。她忍不住氣惱地嘟囔，「她就是個騙子，才不像你們說的那麼好！」

那些談論徐笙的人，立刻就不樂意了，有人說道：「妳這小姑娘怎麼這樣，年紀輕輕的就詆毀王妃，王妃可是我見過最美最善心的人了，妳莫不是嫉妒王妃？」孫玉柔氣惱地跺腳，想與他們爭辯，卻被孫玉璋拉住。「幾位見諒，我家妹妹不懂事，我回去好好教她！」

「那就好，以後不要這樣了，王妃多好的人啊，小姑娘不懂事也不能亂說，知道不？」

孫玉璋點點頭，拉著不情不願的孫玉柔往客棧走去。

「妳去見王妃，也要遞上拜帖，否則這麼冒失，門房不會讓妳進去的。」孫玉璋知道自己不對，徐姑娘已為人婦，所嫁之人更是冀北最尊貴的人，是他完全不敢妄想的，可是得知三妹妹來冀北後，他卻義無反顧的追來了。

或許，他只是想見她一面。

「今日王妃去清源觀，我還跟著馬車扔了香果，一直送到門口。」那群人還在說，聲音飄進他們的耳中。

「你聽到沒有，她在道觀，我要去找她！」孫玉柔聽了，拉著馬就回頭往城外走去。

孫玉璋想要阻止她的話到了嘴邊，還是嚥了下去。罷了，在王府想是連話也說不上一句，在清源觀，他還能聽聽她的聲音，和她說上幾句話。

兄妹二人趕到清源觀的時候，徐笙正在聽道會，聽到綠柳來稟報，驚訝了一瞬間，隨即很快反應過來，怕是孫玉柔知曉她的身分了。

她看了一眼認真虔誠聽無塵道長講道的百姓們，提著裙子悄悄從道會中退出來。

「把孫姑娘帶到廂房來吧，至於孫公子，讓虞舜好好招待。」

她現在的身分，倒是不好在道觀裏與孫玉璋多說，至多一會兒出去與他見個面便可，況且兩人根本不熟。

「是。」綠柳應聲下去了。

孫玉柔進來時，看到徐笙坐在上座，姿態沉穩，見自己進來，面容沉靜地看了過來，一雙漆黑睿智的眼睛彷彿能看到她的心底。她無端弱了氣勢，中氣不足道：「妳為何要騙我？」

今日的徐笙妝容素雅，因為來道觀的原因，衣服也是素衣，但在孫玉柔眼裏，她身上有股說不出來的氣質，讓人想要不自主的臣服。這是當時在無終時不曾有過的，她心想難道是因為徐笙當了王妃，才有了這樣的變化？可是她下一刻便否決了自己的看法。

不，她只是將自己全身的光芒散發出來了！孫玉柔憑著直覺知道。

她現在終於知道，為什麼她那時看徐笙會感到那樣自卑，那是因為自己不曾有她身上的氣度……一種沉澱下來的氣度。

一聲輕柔好聽的笑聲響起，便見她撐著額頭看著自己，對自己道：「孫姑娘請坐。」

孫玉柔氣勢早就弱了，她不情不願地坐下，鏗而不捨的問道：「妳為什麼要騙我？」

徐笙道：「孫姑娘對我夫君有意，不是嗎？」

曾經的心思被道破，任是誰也會尷尬的，孫玉柔臉色一變，強忍道：「妳胡說些什麼！」

「只不過如今看來是已經沒了。」

孫玉柔抿抿唇。

「我那時候知曉了姑娘的心思，本該有其他辦法讓姑娘斷了心思的，但是那時候

我和夫君因為要隱瞞身分，不便得罪孫家，便出此下策，還望姑娘見諒。」徐笙看了她一眼道。

「妳可以和我直說。」孫玉柔道。

「那姑娘會放棄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孫玉柔有些難堪的說。

「雖然我與姑娘只是泛泛之交，但念在姑娘曾經想要幫我的分上，告訴姑娘一聲——」徐笙把玩著手裏的茶杯，嘴裏道：「有夫之婦可是……不能覬覦的。」孫玉柔的臉上像是被搨了一耳光，火辣辣地疼，她騰地一下站起來道：「不用妳來教我！有夫之婦又怎樣，只要互相思慕，就可以在一起。」

徐笙輕笑一聲，在她耳裏卻像是嘲諷。

「呵，夫婿輕薄兒，新人美如玉。姑娘焉知沒有新人呢？我言盡於此，姑娘請吧！」孫玉柔本是想來質問她的，哪知道一進來便被對方壓得死死的，甚至還覺得她的話有幾分道理。但這個念頭剛生出來，便被自己給否認了，她怎麼可能覺得那個女人的話對？

被人逐客，她臉色鐵青的站了起來，準備出去，再留下去也沒用，徐笙現在今非昔比，不是自己能任意打罵的。這是她娘親和她說的話，她牢牢的記在了腦子裏。其實來信都，她就是不願意相信自己被騙，想要個答案，如今既然已經知道了，那便該離開了。

徐笙看著她的背影，搖搖頭嘆氣。這姑娘有些地方還是心善的，只是那樣的人家沒有教好，她也只是因為那絲愧疚才出言糾正提醒，至於她聽沒聽進去又或是聽了多少，就與自己無關了。

就在此時，外面傳來一陣急促慌亂的腳步聲。

「姑娘，外面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了一群匈奴人，您快躲起來！」綠柳一把推開門，氣喘吁吁道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徐笙猛地站起來。

這裏是信都，怎麼可能會有匈奴人？

「奴婢也不知曉，虞舜將軍已經帶人去外面擋著了，但怕是擋不了多久，虞將軍讓奴婢帶您藏起來。」

孫玉柔愣在當場。

綠柳繞過她，帶上徐笙的狐裘，一面脫自己的衣服，一面對徐笙道：「姑娘您和奴婢換衣裳，然後趕緊藏到後山！」

「不必。」徐笙皺眉，綠柳扮成自己，若是被匈奴人抓住，自己自然是能逃過一劫去，但是綠柳怕是性命不保。

「姑娘別猶豫了，沒時間了，奴婢命不值錢，姑娘您的安全最重要！能和姑娘主僕一場，是奴婢的幸事，奴婢死而無憾。」

徐笙沉默了半晌，才抿唇道：「那妳千萬小心。」

她知道這是最好的辦法，否則自己若是被抓住，定會被匈奴人用來威脅虞臻，到時會有更多的麻煩。

徐笙迅速換下身上的衣服，穿上綠柳的衣服，然後幫綠柳繫上狐裘，緊緊握著她的手，乾澀的說道：「多謝。」

綠柳笑了一下，沒有說話，打開門拉著徐笙就往外走。

經過孫玉柔的時候，徐笙一把拉住她皺眉道：「愣著做什麼，趕快走！」

孫玉柔被她扯得一個趑趄，連忙跟上去。

「姑娘保重。」綠柳將徐笙送到後山下面，對徐笙說道，然後頭也不回地向來時的路跑去。

前院的廝殺聲猶在耳邊，徐笙提著裙子艱難地向後山跑去。

跑到半山腰時，徐笙回過頭看向下面的道觀，聽到不絕於耳的廝殺聲與哭喊聲，不忍地閉上眼睛，繼續向上跑。

那些百姓何其無辜，在這樣一個喜慶的日子裏，卻遭到匈奴人的屠殺。

「妳行不行？」孫玉柔見徐笙沒有跟上，停在原地喘著粗氣，皺著柳眉問道。

「沒事，走吧！」徐笙找了一根棍子做拐杖，繼續往前走。

忽然，山腳下傳來了一群匈奴人的聲音，徐笙聽不懂他們的話，但是面色卻一下子嚴峻起來。

她看了一眼孫玉柔腰間的軟鞭，問道，「妳會武功嗎？」

「只會一點。」她如實回答，忽然意識到什麼，不可置信的問道：「妳不會是想要讓我去對付那群匈奴人吧？！妳這個惡毒的女人，那麼多人，我怎麼打得過！」

徐笙看了她一眼，沒有說話，繼續往山上走去，過了一會兒，她突然停住，指著樹底下一處不起眼的枯葉坑道：「藏到那裏，不要出來。」

孫玉柔看了一眼，聽話地走了過去。

徐笙幫孫玉柔掩蓋好，冷靜地囑咐，「無論發生什麼，都不要弄出動靜。」

孫玉柔嗯了一聲。

說完，徐笙看了一眼這滿山的鐵槍樹，選擇了一棵粗壯的樹爬了上去。

兩個人都藏在枯葉堆裏，無人掩埋根本不可能不被發現，她只好選擇爬上這棵比較容易爬上去的樹，這鐵槍樹比較矮小，主幹上面有個中空的洞，正好可以給她藏身。

她爬上去，將樹洞扒開，用隨身帶著的匕首挑開一條正在冬眠的蛇，準備扔到地上，可是想了想，她用匕首對準蛇頭，將牠釘死在樹幹上……

也不知道道觀裏現在如何了，虞舜帶的護衛只有五十餘人，不知道能不能頂得住，綠柳有沒有被匈奴人抓到？徐笙躲在樹上的樹洞裏，聽著遠方的動靜，心裏想著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忽然傳來了幾個匈奴人的說話聲。

她屏息凝神，看了下去，是三個流民打扮的匈奴人，正笑哈哈地往上走，嘴裏說著她聽不懂的話，她握緊手裏的匕首，看了一眼孫玉柔藏身的地方，是個不易引人注意之處，希望她不要出什麼岔子……

第四十二章 有孕要保胎

冬日的陽光灑下來，落到枯葉上，林子裏只能聽到那幾個匈奴人的笑聲和枯葉被

踩斷的聲音。

其餘的匈奴人都在清源觀搶掠，不知道這幾人怎會上山來，徐笙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來到了樹下，四處張望著慢慢走近。

「呀呀呀！」忽然一陣烏鴉叫聲響起。

徐笙心裏一驚，暗道不好。

只見幾隻黑色的烏鴉在空中盤旋，向自己所在的樹上飛來，吸引了匈奴人的目光。徐笙看了一眼自己樹上掛著的死蛇，知道是這死蛇將牠們吸引而來的。雖然這條蛇在冬眠，但為了保險起見，她將蛇刺死，沒想到給自己帶來了大麻煩，徐笙抿唇，將匕首藏進了衣袖裏。

「嘿嘿……」那匈奴人一抬頭，看到徐笙露在外面的衣角，頓時拉拉同伴的衣角，淫笑著走到樹底下，呱呱呱呱說了一大通。

緊接著，徐笙感覺到有人正在爬樹，她立刻掛上驚慌失措的表情，從樹洞裏爬了出來，怯怯地看著下方。

那三個匈奴人一看到徐笙的臉，頓時就笑了起來。他們只是在山下的時候看到山上有人影，就跟上來看看，沒想到是這麼美麗的大美人兒，真是賺到了！

他們搓著手，嘰哩咕嚕地不知道說些什麼，一直招手讓徐笙下去。

徐笙看了一眼四周，慢慢地從樹上滑了下去。自己被堵在樹上，完全是甕中捉鱉，只有下來在空地上，才有逃走的机会。

她一下來就滑坐到地上，緊張害怕地看著面前的三人。

那三個匈奴人完全被她驚豔了，他們這輩子還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呢，這次竟然有機會讓他們遇到，若是能嘗一嘗，真是死而無憾。

徐笙縮著身子、低頭不敢抬起來的模樣更是讓三人嘎嘎怪笑起來，一個匈奴人彎下腰，伸手就往她臉上摸過去……

「啊！」

徐笙迅速一揮手，一把沙子揚起，迷了眼前男人的眼睛，趁他大叫的時候，迅速跳起來將他推開，手中帶著寒芒的匕首便向他後面的那個匈奴人刺了過去。

但是那個男人顯然反應過來了，眼睛一縮便向旁邊躲去，徐笙的眼裏一寒，使勁的刺了上去。

「嘶……」那個匈奴人摸了一下自己的臉，待看到手上的血的時候，頓時勃然大怒，衝著徐笙嘰哩呱呱的吼叫起來。

徐笙看也沒有看他一眼，迅速往旁邊一閃，躲開另外一個男人，順道向被迷了眼睛的男人補了一刀。

就在這時，那兩個男人再次撲了上來，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刺傷，他們臉上怒氣翻湧，一把捏住了徐笙拿著匕首的手腕，另外一隻手拽住她的頭髮，嘴裏罵了起來。

「嗯……」徐笙被迫揚起頭，然而頭皮仍舊被扯得發疼。

她手裏的刀被奪下，扔到了一旁，整個人被鉗制住，一個男人伸手搥了她一巴掌，發出淫穢的怪笑聲，然後一把扯開徐笙的領口，露出她白皙圓潤的肩膀。

徐笙只覺得皮膚一寒，雞皮疙瘩迅速冒了起來，她看了一眼眼裏燃著怒火的三

人，臉上露出一抹厭惡與怒氣。

那三人眼睛發直，其中一人伸出手便準備摸上去……

忽然那個男人握住了自己的脖子，眼球凸出，使勁的掙扎起來。

「滾！」嬌喝聲響起，男人倒在地上，不停的掙扎起來。

徐笙抬頭，看到了虛張聲勢的孫玉柔，只見她手裏的鞭子將那個男人死死的勒住，看著徐笙身邊的兩個壯漢，眼睛飄忽，透露著害怕。

徐笙忽然鬆了一口氣，不停在地上掙扎著的男人，是被她劃破臉的那個。

此時鉗制住徐笙的男人放開她，將她推給了那個被徐笙刺中大腿的男人，獰笑一聲向孫玉柔撲了過去。

他沒想到今日居然不止一個女人，雖然自己的兄弟都受了一點小傷，但是對付這兩個女人還是沒有問題的，他們一會兒可要好好享用這兩個漂亮的女人！男人嘴裏不斷發著怪笑聲，向孫玉柔跑了過去。

孫玉柔一慌，收回鞭子，不停地往後退，嘴裏道：「不要過來……」

徐笙看了一眼臉色已經漸漸發青的男人，一把將他推開，爬起來迅速從地上抓起匕首，向男人跑了過去，一面對慌張的孫玉柔無聲地做著口型：纏住他！

男人毫無所覺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兩個同伴已經悄無聲息的倒下，在地上抽搐起來。

孫玉柔看了，抿著唇向男人揮鞭，卻被男人一把抓住，她又看了一眼徐笙手裏的匕首，咬咬牙向男人撲過去，一把抱住他的雙臂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男人大笑起來，笑她的自投羅網與不自量力。

徐笙抓緊匕首，眼神一冷，向他的脖子扎了過去。

或許是察覺到背後的風聲，男人忽然回頭，看到徐笙向自己刺來，瞳孔一縮，想要避開，卻被孫玉柔緊緊抱著動彈不得。

他嘴裏嘖哩咕嚕不知道在罵些什麼，眼裏冒著怒火，將孫玉柔踢開，伸手去抓徐笙的手腕，想要將匕首奪下來。

「嗤！」可是已經來不及，一聲匕首刺進血肉的聲音響起，他眼睛一下子睜大，伸手握住傷口上的匕首，回頭看向徐笙，嘿嘿笑起來。

徐笙眉頭一皺，連忙後退，便見男人踉蹌著向她撲過來。

她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疼得爬不起來的孫玉柔，提著裙子繞著那棵大樹跑起來，那男子便鐵青著臉，脖子上一面流血，一面嘖哩咕嚕地向她追來。

這男人怎麼還不倒下！徐笙一面跑，一面在心裏狂叫。

好在跑了半圈之後，男人漸漸慢了下來，最後腿一軟，轟然倒地，趴在地上，再沒了動靜。

地上一片狼藉，躺著三個死去的壯漢，幸好她的匕首染上了蛇毒，不然今日她們難逃此劫。

徐笙回過頭將孫玉柔扶起來問道：「妳怎麼樣了，還能不能走？」

她已經聽到有人上來的聲音了。

孫玉柔紅著眼睛，借她手裏的力氣從地上爬起來，腳步踉蹌地跟著徐笙向側面的

山坳裏跑去。

「妳先走吧！我跑不動了，不用管我……」跑了幾步後，孫玉柔捂著肚子，臉色蒼白道。

「別說了，我若真扔下妳，妳指不定又要怎樣在心裏罵我，再堅持一會兒，信都人就快來救我們了。」

「可是我肚子好疼，走不動了……」孫玉柔哭道：「我錯了，我不該來找妳麻煩的，我感覺自……己要死了……那些匈奴人……又髒又噁心，我不要被他們碰，妳把妳的匕首給我，大不了被他們抓住後，自……自盡了……就……就是。」

「別說了，會有人來救我們的。」徐笙幾乎是拖著她，一面跑一面道。

「我……我不想死……」孫玉柔哭起來。「我大哥不知道怎麼樣了，是我害了他，我以後……再……再也不任性了！」

徐笙沒有說話，只是咬牙堅持著。

「我發現……發現……其實妳也不是很討厭，要是有人來救我們，我……我就決定不討厭妳了。」孫玉柔打著嗝道。

徐笙聽著後面的腳步聲，喘著粗氣道：「謝謝，不過妳還是繼續討厭我吧！」

「為……為什麼？」

「我們性情不和。」漸漸地，她腳上沒了力氣，小腹傳來陣陣墜痛感。

可身後那群匈奴人的聲音卻越來越近，他們發現了地上的屍體，正憤怒地追了過來，要不了多久兩人就會被追上。

徐笙覺得自己也是夠慘的了，今年好似是所有的霉運都集中在一起，這種追殺之類的事情已經是第三回了！

「妳怎麼還是那麼討厭？！」孫玉柔抹了一把淚水，哭哭啼啼地慘極了。

「躲起來。」徐笙看到山坳裏的大石頭，快步走了幾步，拉著孫玉柔躲到大石頭的下面。「安靜點，不要哭了。」

孫玉柔停止哭泣，仍舊是忍不住抽泣起來，徐笙無可奈何，一把捂住她的嘴，屏息聽著外面的動靜。

從上方經過的人一般不容易注意到下方，但若是真被發現了，她也只能自認倒楣。

幸好，那群匈奴人沒有注意到這塊石頭，一群人呼啦叫喚著繼續往前面跑去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下面的清源觀又響起了一陣廝殺聲，徐笙聽出來其中有馬匹的嘶鳴聲。

有人來救她們了！她眼裏猛地升起希望來。

廝殺聲、馬蹄聲與匈奴人的怒罵聲混雜在一起，徐笙不知道自己在這個大石頭下面躺了多久，只知道自已四肢麻木，小腹越發的疼了。

「皎皎！」

她聽到虞臻的呼喚，可是肚子上的疼痛已經讓她虛弱得發不出聲音了。

「我們在這裏，我們在這裏！」孫玉柔坐起來，連滾帶爬的跑出去，對著外面大喊大叫道。

虞臻聽到這邊的動靜，立刻從馬上翻身下來，跑了過來，冷冷道：「皎皎呢？她

在哪裏？」

孫玉柔被他銳利冰涼的眼神看得心裏一驚，連忙指著旁邊的大石說：「她在下面。」虞臻不待她繼續說話，立刻從上方滑了下來，他永遠忘不了徐笙臉色蒼白、毫無生機地躺在地上的模樣，那一刻，他的心緊緊地揪在一起。

明明秦雁行那廝之後，他便暗暗發誓，不會再讓皎皎受到傷害，定要好好保護她，誰知卻一次又一次地讓她受傷。

虞臻大步跨過去，雙手顫抖地抱起徐笙，嘴裏輕輕叫道：「皎皎？」見她毫無回應，他的眼神如利箭一般朝孫玉柔看過去。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剛剛她還好好的。」孫玉柔連忙擺擺手，示意不關自己的事兒。

虞臻沒有再理她，抱起徐笙，迅速地朝山下奔去，遠遠地便大喊道：「立刻去給我找大夫，刻不容緩！」

流殤看到臉色蒼白的徐笙，哪裏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連忙跟上，然後他立刻飛奔跑去找道觀裏的無塵道長。

「血……」虞臻將徐笙放到道觀後院的廂房裏，卻發現自己的手上沾著鮮血，他身體搖了一下，看到徐笙下身的衣襠上沾著點點血跡……

「大夫呢？為什麼還沒有來？！」他大吼道：「快去給本王找！」

「是。」又有幾個穿著鎧甲的將士轉身離去。

就在此時，外面傳來一陣喧譁聲。

「王爺，大夫來了，大夫來了。」忽然流殤大喊著衝了進來，手裏拉著一個道士模樣打扮的老男人，正是無塵道長。

虞臻連忙讓開道：「快，看看她怎麼了？」

無塵道長滿身血汗，卻沒有被虞臻的氣勢嚇到，看到徐笙情況不好的模樣，連忙給她把起脈來。

見到無塵道長眉頭緊鎖的模樣，虞臻拳頭緊緊握了起來。

時間一點一點，悄無聲息地流逝，外面飄進來了一股濃濃的血腥味兒，這是剛才的殺戮留下的痕跡。

無塵道長終於放開了手，虞臻立刻問道：「王妃怎麼樣了？」

無塵道長從身上挎著的醫藥箱裏拿出銀針，這才緩緩道：「王爺不必著急，王妃無大礙，只不過剛才受了驚嚇，又跑得太激烈，有滑胎的徵兆。待貧道為王妃施一針，先保住胎再說。」

「立刻施針！」虞臻厲聲道。他此刻腦子裏一片混亂，神經緊繃地看著徐笙，只聽到她無礙，其餘的什麼也沒有聽見。

「還請王爺先出去等著，人太多會干擾貧道施針。」無塵道長手裏拿著銀針，對虞臻說道。

虞臻看了一眼雙眼緊閉的徐笙，轉過身往外走去，一面冷冷道：「儘快施針，王妃若是出事，本王絕不饒你！」

無塵道長臉色不變，拿著銀針向徐笙頭上的穴位刺去。

流殤看著滿臉冰冷的虞臻，心想著自己剛才是不是聽錯了，無塵道長說的是保胎？可是為什麼王爺一點反應也沒有，是不關心，還是沒有聽到？雖然有心提醒虞臻這個消息，但是因為懾於他的威嚴，流殤乖乖地站在虞臻後面，一字也未說。

徐笙醒來時，發現自己回到清芷園，此刻她肚子已經不疼了。

「皎皎，妳醒了。」一道乾啞的聲音響起，徐笙這才看到滿臉鬍渣的虞臻。

「夫君，你怎麼突然回來了？」徐笙問。

虞臻抿唇，只覺得自己心裏難受得緊，卻還是道：「那些匈奴人是從無終逃脫的，我一路追過來，沒想到妳居然在清源觀……身上可還有不適？」說完他又問。

徐笙搖搖頭，她只除了頭有些疼外，其餘倒沒有太大感覺。

虞臻這才鬆了一口氣，拿著旁邊的藥碗道：「快把藥喝了。」

她點點頭沒有拒絕，靠在他的懷裏，就著他的手喝完了一碗藥。

「你怎麼這副模樣？我不就是暈過去了嗎，現在身上好好的，一點也不疼。」徐笙看著他一臉憔悴的模樣，摸了摸那扎手的鬍渣，笑了起來。

「妳……」虞臻抿唇，忽然停了下來。

「我怎麼了？」徐笙滿臉不解。

虞臻道：「妳好好休息便是，大夫說妳需要靜養，半個月不得下床。」說著，他將枕頭放好，托著她的背時像她是只易碎的娃娃，輕輕地將她放到了床上。

「好好歇著，我去叫大夫進來。」他說。

徐笙露在被子外面的臉蛋已經紅潤許多，她點點頭嗯了一聲。

大夫很快便進來，卻不再是清源觀的無塵道長了，他只給徐笙開了方子，等回到王府，便是府裏養的大夫常駐在清芷園，時刻守著徐笙。

「啟稟王爺，王妃的身體已經無恙，肚子裏的孩子也無事了，接下來只需好好精養便是。」陳大夫把完脈，對著兩人拱手行禮後說。

「什麼？」徐笙一愣。「我有孕了？」

陳大夫又是作揖道：「王妃還不知道嗎？您已經有了一個月的身孕，雖然日子還淺，但已經能把出來了。」說完，他又看了一眼面無表情的虞臻，「想來是王妃才醒來，王爺還沒來得及告訴王妃，小人多嘴了。」

「……」虞臻沉默了半晌，才忽然道：「你說……王妃有孕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陳大夫看著虞臻瞧不出表情的臉，心裏納悶，王爺不是早就知道了嗎？不過看王爺這表情，難道是不喜歡這孩子，所以嫌自己多嘴了？

「行了，你下去吧！」虞臻面上看不出什麼異常。

「是，小人告退。」陳大夫作揖之後，躬著身子緩緩退出去。

「皎皎……」虞臻嗓子乾啞。「我們有孩子了？！」

他往前走了一步，似乎想要上前握住徐笙的手，卻不想腿一軟，整個人便跪了下去……

走到門口的陳大夫只聽裏面一聲巨響，面上一怔，連忙加快腳步跑了出去，同時心裏在想：王爺他不會是……在打王妃吧？！

第四十三章 王爺欣喜若狂

見虞臻腿一軟，一下子跪到了地上，徐笙大驚，忙從床上跪坐起來，想要去拉他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不要動！」原本呆滯住的虞臻忽然回神，猛地呵斥道，見徐笙登時愣住了。「沒事，我就是沒站穩，妳千萬別動！」他語氣嚴肅，眼神詭異地盯著徐笙的肚子，慢慢說道。

他扶著床沿站了起來，從始至終眼神都沒有離開過她的肚子。

「真是不小心，快坐到床上，拿藥酒擦擦，摔得那麼重，怕是都淤青了。」他不讓自己動，徐笙便只好坐在那裏指揮。

原本她剛聽到自己懷孕，心裏十分複雜，還沒等她消化緩緩，便見到虞臻這副蠢樣子，真是一點緊張也沒了。而且真當她信了他是沒站穩？她只不過是給他留著面子，沒有揭穿而已。

欣喜若狂之下，腿軟摔倒什麼的，真是為他尷尬。

「一點小傷，不礙事。」虞臻坐在床沿，面色緊繃，盯著徐笙，像是要將她看出一朵花來。

「你去把藥酒拿過來。」徐笙見此，只好如此道。

「嗯。」虞臻繼續看著她。

徐笙沉默了半晌，決定不與他計較，她又重複了一遍，「去把藥酒拿過來。」

這次虞臻終於聽見了，他反應過來，大動作地跳下床榻，卻因為牽扯到自己膝蓋上的傷，表情有一瞬間的扭曲。

徐笙在他身後，輕笑出聲。

他腳步一滯，若無其事地拿了藥酒，回到床前，聲音乾巴巴的道：「我自己來就好，皎皎妳歇著。」

徐笙也沒和他搶，只是看著他給自己上了藥，才放了心。

「皎皎，這裏面有咱們的孩子了？」虞臻擦完藥酒，又盯著徐笙看了一會兒，才遲疑地伸出手，輕輕的放到徐笙肚子上，動作輕得好似一用勁兒就會傷到孩子。

「撲哧。」難得見到他這副呆樣，徐笙忍不住笑得眼淚都出來了，她將手放到虞臻手上，笑著道：「他就在這裏，我們的孩子，夫君會喜歡他嗎？」

其實不用虞臻回答，徐笙便知道，他定是喜歡的，否則怎會幹出剛才的蠢事兒來？

「喜歡。」虞臻低沉著聲音道，他輕輕地在她肚子上，一下又一下的輕撫，思緒不知道飄向了哪裏。

「我也喜歡，我想生個和夫君一模一樣的奶娃娃，軟軟地喊我娘親。」徐笙握著他寬大的手掌，眯著眼睛想像道。

「……」虞臻道：「妳是不是想讓我喊妳娘親？」

徐笙驚訝道：「當然不是，夫君你怎麼會這麼想呢？」當然是了，這都被你猜中了！

「妳的眼神，告訴我妳的想法。」虞臻沉聲道。

徐笙笑哈哈的抱住他的胳膊，頭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玩著他修長的手指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生個長得和夫君一樣的孩子，就能看到夫君小時候的模樣了，一定很可愛！」虞臻只覺得自己心中像被貓爪輕輕撓了一下，癢癢的。

「生得像妳才好，這樣我會疼愛他。」他輕咳一聲道。

「難道不像我，你便不疼他了？」徐笙抓住他的手，凶巴巴的，「孩子還沒出世，你就開始偏心上上了？」她皺眉。

虞臻有些無奈，為何皎皎總是有那麼多刁鑽的問題？都是他的孩子，無論像誰，他都會疼愛的。

「自然不是，都道愛屋及烏，我心悅皎皎，自然會對像妳的孩子更偏愛幾分，但是只要是妳生的，我都喜歡，都疼愛。」

徐笙抿唇又說：「那你更喜歡女兒還是兒子？」她目光灼灼的看著他，好似他只要說的一個不如她的意，她便要他好看。

虞臻面對這種狀況自是有些緊張，他嗓子有些乾，輕咳了一聲說：「若是女兒，我會將她捧在手心，讓她一生無憂。若是兒子，我會教他騎射，授他經義策論，傳承我的大業。」

他話音落下，室內一片寂靜。

虞臻目光深邃地看著徐笙，好似要將她吸進去。

「孩子還沒出生呢，你想得真久遠，連長大後的事情都計劃好了。」徐笙被盯得不自在，率先移開了目光，打破這片沉靜。

「我早就在心底想過，日後我們的孩兒會是什麼樣子，我會如何養他。今日猛然得知妳有孕，我竟覺得一切如在夢中。皎皎，妳告訴我，這不是夢？！」虞臻雙手握住她的手，輕輕在她手上落下一吻。

徐笙心中一顫，目光複雜地看著他。

這個男人，真的是很難讓人不愛上他，實在是太犯規了，情話說了一籬筐，叫她怎麼不心動？

「不是作夢，是真的。」她身子傾過來，在他嘴角吻了一下，低聲道。

虞臻便突然大笑起來，目光灼灼，「哈哈哈哈哈，我要做父親了，皎皎妳知道嗎，我真的十分開心，開心到此刻竟不知該如何告訴妳！皎皎……皎皎……妳真好！」

門外守著的流殤聽到屋內傳來的大笑聲，忍不住側目。

王爺這反應也太遲鈍了吧！

昨日的事情，今日才欣喜若狂，是不是……高興瘋了？

他打了個哆嗦，實在想不出來自己往日冷情肅然的公子，高興瘋了的模樣。王妃真乃神人也，但凡是王爺有什麼奇怪之處，多半也和王妃有關。

徐笙好笑的看著虞臻大笑，眉飛色舞，若不是骨子裏的矜持還在，此刻他恐怕會手舞足蹈起來。

「皎皎，我好想將妳抱起來，狠狠地疼愛妳一番。」虞臻道。

「……」疼愛是什麼鬼，是她想的那樣嗎？

「有孕後，前後三個月不能行房事，夫君想想就好。」徐笙忍不住給他潑涼水。便見虞臻開心的表情一下子凝滯住，遲疑地問道：「皎皎妳說什麼？妳是在與我開玩笑？」

「是真的。」

虞臻終於冷靜了下來，在得知徐笙懷孕後不能行房事，他的一切異常都恢復了原樣，繃著臉讓徐笙躺在那裏歇息，便快步出了房間，不知道幹什麼去了。

徐笙露出一個微笑，心中大概是去找陳大夫求證了。

清源觀的事情，她也知道了來龍去脈，原來是虞臻在無終時清理城內，想要將那些買賣奴隸、極惡之徒抓起來時，卻有一小批人逃跑了，一路四竄到信都城外的清源觀，恰好遇到了出來許願的徐笙，他們見清源觀外面有許多富貴人家的馬車，便起了歹意，這才叫徐笙受驚動了胎氣。

由於虞臻也一直在追捕他們，所以緊隨其後回到了信都。

至於偽裝成徐笙模樣來吸引匈奴的綠柳，在送走徐笙之後沒多久便遇到了匈奴人，被抓住受了重傷險些喪命，如今正在屋子裏休息。

因為她動了胎氣，不能下床走動，要在床上靜臥半個月，所以徐笙只能讓綠楊傳話給她，讓她安心精養便是，等自己好了便去看她。

同時，徐笙在清源觀遇險，險些喪命的消息也傳遍了整個信都，但王妃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但化險為夷，智鬥那些匈奴人，還被診出已經有了身孕。

一時間，城裏百姓都在奔走相告，很多質樸的百姓在自己家中拿了雞鴨魚肉，專門送到冀北王府外，說是送與王妃，望王妃早日誕下小世子，母子平安。

虞臻知曉此事後讓人婉拒，把東西退回去，並言大家的好意王妃心領了，但諸位家中不易，還是留著自家吃吧。

那些百姓便拿了東西去城外清源觀祈求王妃母子均安，這才拎著東西離去。

而風輕自從知曉徐笙有孕後，面無表情地在房中枯坐了整整一日，才一臉平靜的走了出來，接過自己的孩子，小心逗弄，可她眼底卻閃著不甘。

她告訴自己，不要著急，總會有機會的……

夜裏，虞臻小心翼翼的躺在外面，四肢僵硬，生怕自己不小心壓著了她的肚子，白日裏睡多了的徐笙心裏無奈，一把拉過他的胳膊，枕上後閉著眼睛道：「看把夫君你嚇得，我只是懷孕了，又不是得了絕症，不至於這麼小心翼翼。」

「莫要亂說。」虞臻聽到她的話，眉頭一皺低喝。

徐笙揚起唇角，沒有理他。

夜裏徐笙睡著後，虞臻作了個夢。

夢裏，他在一個四處霧茫茫的地方，看到兩個小孩子坐在地上爬來爬去，咯咯地笑著。見此，他緊繃的臉上掛上一抹微笑。

「啊……」

那兩個小孩子正在牙牙學語，看到一身黑衣的他，高興得拍拍手，向他爬了過來，

兩人手腳並用的爬到自己身上，胖腳丫在自己大腿上踩來踩去。

「唔！」他的脖子被那兩個小孩越纏越緊，緊到他漸漸呼吸不過來。

「呷呀！」孩子高興的聲音還在他耳邊。

虞臻卻忽然睜開眼睛，醒了過來。

他漆黑的眼睛一眯，扭過頭看到徐笙手腳並用的扒著自己，將他勒得呼吸不過來。他摸摸自己額頭上的冷汗，嘆息一聲，掀開被子站了起來。

虞臻揉揉額頭，心想自己竟然會作這樣荒誕怪異的夢，真是魔怔了。

兩人成親的第一年除夕，過得極為熱鬧。

這時候徐笙的胎已經坐穩，可以下地四處走動了，但是因為她有孕在身，整個府裏的人恨不得將她捧在手裏，什麼東西都不讓她沾，生怕將她勞累到了。

原本徐笙是想跟著虞伯學學王府的一些慣例規矩，省得將來自己操辦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，鬧出笑話來。

可是自從她有孕後，虞臻便勒令她好好休息，不許她再插手府中大小雜事，徐笙無奈，但也還是乖乖聽話。

年關的時候，冀北的女眷們走動頻繁起來，冀北王府每日都會收到許多拜帖，可還未送到徐笙面前就被虞臻擋了回去。

然而正月初一開始，各府互相拜年走動，他便再也阻攔不住了，最後便將這差事交給了王側妃。

王側妃自然欣喜若狂，代表王府招待那些女眷，本就是得臉的事，加上虞素宜年紀也到了，該為她相看人家。

因為虞臻父兄去世，王府需要守孝三年，雖然大周禮制不禁酒色不禁歌舞，但是嫁娶之事還是要延期的，再過一年多才能出孝，依虞素宜的年紀怕是要耽擱了，故而王側妃整個正月都在外走動，或者在府裏見客。

徐笙窩在清芷園養胎，倒是不怎麼在意這事，只要她安分，那自己也不吝嗇給她點甜頭。

過年那幾日虞臻沒有去衙署，一直在家陪著徐笙，等到正月初六過後，他便又恢復了早出晚歸的作息，只不過每日一從衙署回來就直奔清芷園，摸著徐笙的肚子，眼神詭異。

「行了，看了這麼多日也不膩歪。」上元節前夕，徐笙洗完澡披散著頭髮從浴室出來，躺在美人榻上，便見原本正在看書的虞臻忽然放下了書，盯著自己的肚子看了起來，她不由覺得好笑，瞋了他一眼。

「我還是覺得……很不真實，都一個多月了，妳的肚子還如此平坦，該不會是他們診錯了吧？」虞臻眉頭打結道。

「說什麼傻話呢！」徐笙一面擦著頭髮，一面瞪他。

「呵呵……」虞臻也覺得自己說的話有些傻，便低笑起來，低沉有磁性的聲音十分好聽，引得徐笙側目。

「都說一孕傻三年，我看不是我傻，是你傻了。」

「皎皎，我在妳心裏是不是越發沒地位了？好歹我也是堂堂一個王爺，怎麼在妳面前便如此沒地位呢？人家的娘子都噓寒問暖，怎麼妳就整日不給我面子。」虞臻輕咳，一邊抱怨一邊起身將剛才綠楊端進來的粥攪了攪，向徐笙走過去。

「我看你樂在其中呢！」徐笙目光從他手裏的白玉碗掃過，似笑非笑地看著他。

「都說了是別人家的娘子，夫君你還在抱有什麼期望？」

虞臻坐到她對面，從碗裏舀了一勺子粥，輕輕吹了吹，試好溫度送到她嘴邊，「張嘴。」

徐笙乖乖聽話，吃了一口。

「夫君好賢慧，我能得此良夫，真是三生有幸！」她調笑道。

虞臻嘆口氣，將勺子放到碗裏，在她額頭上輕輕敲了一下，故作凶巴巴道：「膽子越來越大了，小壞蛋。」

徐笙撲哧一下笑了，還好她嘴裏沒有粥，否則會笑噴的。

「明日上元節，城裏會有花燈，妳要去看嗎？」虞臻捏捏她的臉蛋，以示懲罰。

「你會讓我去？」徐笙狐疑。

自從她有孕後，虞臻將她管束得越發厲害，別說出去看燈，便是在府中閒逛，也會讓一大群人跟著自己，弄得她跟什麼國寶一樣。

他怎麼可能大發慈悲讓自己出去看花燈？

虞臻繼續給她餵粥，一面道：「妳若是想看，我讓人扎一些，掛在王府裏，讓妳一個人看可好？」

「不好！」徐笙空歡喜一場，心中不悅。

虞臻又笑了一聲，不再說話。

這讓一直等著他後續反應的徐笙皺起了眉頭，心中不由暗惱，真是個呆子，一點風情也不懂！

用完粥，徐笙漱口淨面後便打著哈欠上床了。

自從有孕後，她經常疲乏困倦，睡眠時間比平時多了很多，已經完全過上了米蟲的生活。

「皎皎，還有多久滿三個月？」虞臻從後面擁上來攬著她的腰，手放在她小腹上，在她耳邊問道。

徐笙閉著眼睛，帶著鼻音道：「還要半個月呢，等出了正月才滿三個月。」

「為何還要這麼久？」虞臻語氣失望。

「你該習慣，還有近一年的日子，你都要禁慾。」徐笙打著哈欠，已經昏昏欲睡。

「可是我想要妳。」虞臻道。

徐笙沒有再回答，她已經閉著眼睛睡著了。

虞臻扭頭看了她一眼，見她呼吸平緩，長長眼睫在臉上投下一層陰影。他想了許久，然後翻身將她摟進懷裏，在她細嫩的脖子上細細親吻起來。

「困！」親了一會兒，徐笙不耐煩，一巴掌拍到他臉上，發出了一聲清脆的聲音。

虞臻動作一僵，摸摸自己的臉蛋，眯著眼睛盯著徐笙睡得香甜的臉蛋許久，暗罵

道：「這日子什麼時候才能到個頭？！」

下身的慾望還沒有平息，睡也睡不著，他最後索性咬咬牙，翻身撐到她上方，小心翼翼地避開她的肚子，然後用牙齒扯開她的衣襟，輕輕的咬了上去。

徐笙很困，但胸前一直有個作亂的腦袋，她不耐的推推他的腦袋，表示不悅。可虞臻依舊不罷手，她只好置之不理，漸漸的抱著他的頭，舒服的眯起了眼睛，半醒半睡著，直到一個火熱的硬挺鑽到自己大腿中間，她才猛地清醒過來，一把抓住虞臻的手道：「不行！」

「我就在這裏，放心。」虞臻喘著氣，聲音低沉。

徐笙鬆開手，任他在自己身上起伏。

漸漸的，她也來了感覺，可是，虞臻卻忽然身體一顫，然後用帕子擦了擦，扔到旁邊，將她摟到懷裏準備入睡了。

聽到身旁漸漸平緩下來的呼吸聲，徐笙忽然睡不著了。

這樣的結果便是，第二日起來她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，十分火大，看誰都不順眼。

早上一起床她便忍不住對虞臻發火，搞得虞臻十分不解，問她原因，可偏偏她什麼也不能說，弄得自己更是憋屈。

她能說些什麼？難道要說自己因為慾求不滿，亂發脾氣？

徐笙撐著額頭，有些尷尬。

好在虞臻沒有在清芷園多待，用過早膳，他便早早去了外院書房，說有要事處理，要晚上才回來，讓徐笙別等了。

徐笙雖然鬆了一口氣，可是隨即心裏又湧上了一陣不滿。今日是上元節，究竟是有多重要的事情，能讓他拋下自己去議事？

就這樣憋著一口氣，撐到了晚上，直到用完晚膳，虞臻還沒有回來。

「去看看王爺怎麼還不回來。」她有些坐立不安。

她打發的人很快就回來了，見不是虞臻，徐笙心裏有些失望，但她知道自己這種想法不好，虞臻是冀北之主，忙一些也是應該的，她怎麼就這麼生氣呢？

「王妃，王爺說他還有事情，要到很晚才會歸來，讓您不必等了，早些休息。」

她指派去問話的人回道。

徐笙揉揉額頭，揮手讓他下去。

枯坐了一會兒，她覺得無趣，便準備睡覺，誰知這時流殤忽然來了，給了她一封信，說是虞臻給她的。

徐笙心裏一動，抵著唇抑制嘴角的笑意，展開了信。

「越來越狡猾了，竟然騙我。」她看完信，低聲道。

還說什麼讓她早點休息，害她都信以為真了，然後又讓人送來這封信，真是讓她心頭起起落落。

信裏內容只有八個字：明月橋上候佳人，落款是一個臻字。

徐笙將信放回去，找了個匣子裝起來，然後坐到妝奩前，讓已經養好了身子的綠柳給她梳妝打扮。

她換了一身月白色裙衫，腰間繫著正紅色腰帶，配著同色絡子，瑩白的玉珥垂在裙角，壓著想要飛起的裙襞，小巧精緻的繡鞋上墜著幾粒小珍珠，玲瓏可愛。

「好了。」徐笙在眉心畫完最後一筆，提著裙子站起來，滿意的轉了一圈，輕輕撫摸自己眉心的額妝。

只見她額前墜著紅色的墜子，額妝又是同色的牡丹，不同於平日的清麗，今日的她明艷張揚。

「姑娘真美。」綠楊為她捋平衣角，真心讚美道。

徐笙彈彈她的額頭，披上狐裘，只露出一張妍麗的玉容，帶著綠柳等人，往王府內院與外院的交界處明月橋而去。

徐笙走過來的時候，虞臻像是與她有心電感應般回頭，那一瞬間，他的眼裏閃過一絲驚豔，哪怕朝夕相對了近一年，他也時常會被她驚豔。

「妳來了，皎皎。」虞臻道。

徐笙見他一身青衫，便知曉了他的意思。

兩人初遇時，他以她表哥姜昀的身分扮成文弱書生的模樣，轉眼間時光飛逝，他們已經成婚快一年了。

虞臻拉住徐笙的手，指腹輕輕按住她的唇道：「月老廟前面有座姻緣橋，聽聞一起走過的夫妻會恩愛一輩子，我帶妳去。」

「說吧，誰給你出的主意？」徐笙背著手在身後，四處張望。

一瞬間，什麼溫情與浪漫全都沒了，只剩下虞臻有些發黑的臉龐。

他沉默了半晌，緊繃著臉道：「是虞梁。」

徐笙笑了起來，一面拉著他的手往外走，一面道：「我就猜到不是你的主意，以你的性子，怎麼可能會想得到這樣的點子。」

虞臻徹底沉默了。

「不過，我很喜歡。」徐笙又補充道。

虞臻這下總算笑了。

第四十四章 夢到倆包子

在月老廟，虞臻帶著徐笙在姻緣橋上轉了幾圈，直到徐笙有些不耐煩，他才停止了這種幼稚的行為。

「你這樣來來回回走這麼多次，不會覺得無趣嗎？夫君。」徐笙嘆氣道。

「我喜歡。」虞臻倪了她一眼。

徐笙自然不會相信他這麼蹩腳的謊言，反而是早就洞悉他的目的。世上竟會有這麼傻的人，竟然以為來回多走幾遍，這姻緣橋的威力會更為有用？

不過，她也感動他的心意，自是不會戳穿他。

從月老廟回來，她被虞臻護得很緊，直到上了預先訂好的酒樓。

他自然不會放任徐笙去坊市裏看花燈，所以事先在城內的酒樓裏包了雅間，從上面看下去，整條街上都是花燈。雅間裏面準備了各色小吃，供徐笙吃喝，最後看到徐笙喜愛極了的模樣，他特意下樓一趟。

徐笙就站在二樓窗邊，看著他站在樓下的花燈攤主那裏，猜了老半天的燈謎，才

得來兩盞最普通的兔子花燈。

徐笙拎著這兩盞花燈揶揄道：「我還以為夫君下去會大殺四方，將最上面的那盞龍鳳燈籠拿回來玩，沒想到你花了那麼久時間，最後只贏回來兩盞最普通的兔子燈。夫君你告訴我，你的進士是怎麼考來的？」

虞臻黑著臉，不做回答。

徐笙哈哈笑了一會兒，才指著燈籠上的小白兔道：「真乖巧，若是將來我們的孩子出生能長得像小白兔那麼可愛便好了。」

「人怎麼會長得像兔子？」虞臻百思不得其解道。

徐笙撐著下巴道：「小白兔多好啊，多可愛！你不知道，大多數孩子出生都特別醜，對於不好看的事物，都可以用一個詞語來描述我的感受。」

「什麼？」虞臻好奇。

「以目嘗辛。」

虞臻無言，他輕咳一聲說：「不會的，他們定會生得很好看。」

「他們？」徐笙敏銳的抓住了這個詞。「你的意思是我肚子裏面有兩個？你怎麼知道，是陳大夫告訴你的嗎？」

虞臻眼神游移，他總不能告訴她，那是自己作的一個夢吧！

真是的，這種夢為何還會連續作？難不成他真的是高興瘋了，所以每晚才會作這種奇怪的夢？

然而，他並不討厭。

甚至，在夢裏那兩個孩子親近他的時候，他感到十分的親切，於是因為連續作夢的緣故，他已經下意識認為皎皎肚子裏是雙生子了。

「沒什麼。」他皺了一下眉，最終什麼也沒有說。

從酒樓上下來，徐笙和虞臻兩人極出色的容貌引得不少男女側目，虞臻面不改色，先讓人清了道，小心翼翼的護著她上了馬車。

「等等我。」臨上馬車之前，他看到了旁邊小販在賣畫糖，於是沉聲對車內的徐笙說道。

徐笙嗯了一聲，掀開窗簾，想要看看他去做什麼，待看到他面色緊繃的站在畫糖攤子面前的模樣，笑咪咪的笑開了。

「去年端午，妳給我買過一個。」虞臻回來，遞給徐笙後道。

徐笙咬著畫糖，早就不記得去年的事情了。

「那個也給我吧，夫君。」吃了兩口，徐笙發現虞臻手裏還有一個，便如此道。

「妳只能吃一個。」

「那你買兩個做什麼？自己吃？」

「我只想買龍鳳兩個，卻忘了妳不能多吃。」虞臻抵著唇沒有給她，反而是盯著自己手上的畫糖道。

「扔了也是浪費，我一會兒拿回去給流殤吃了。」

徐笙疑惑，他什麼時候這麼關愛下屬了？

回到府裏，已經不早了，兩人洗洗就睡下了。

半夜，虞臻又被那個夢弄醒了，這次更離譜的是，他夢裏的兩個孩子，居然變成了兩盞兔子燈籠，呀呀的喊了一聲父王！

他覺得自己要炸了！

就在這時，徐笙坐了起來。「夫君，我想吃糖葫蘆了。」

虞臻身子一僵，這大半夜的去哪裏給她找糖葫蘆？他試圖和徐笙講道理，可是徐笙油鹽不進，堅持要吃。

好不容易，他拿了自己私藏的畫糖出來哄了徐笙睡著。

看著又進入熟睡的徐笙，虞臻嘆了一口氣，拿著已經光禿禿的竹籤扔到了地上。他快被徐笙和她肚子裏不知道性別的兩個孩子折磨死了！那兩個小兔崽子，還沒生下來就和他搶吃的，他決定以後對他們稍微不好一點。

只有一點點！

上元節第二日，孫玉柔來了王府一趟。

徐笙在清芷園見了她，這日陽光明媚，暖洋洋得令人昏昏欲睡，孫玉柔就站在她面前，低著頭聲音有些啞啞的道：「聽說妳有孕了，沒事吧？！」

她偷看了一眼徐笙的小腹，卻並未見到有任何起伏。

那日冀北王將她抱走後，她便跟在他身後，等到了山在清源觀裏見到受傷的大哥，跟著他一起回了廣平，至於那時她提出探望徐笙的要求也被拒絕了，後來才知曉她是有孕了。

幸好她和肚子裏的孩子沒事，否則她真不知道冀北王會做出什麼瘋狂的事情來。一想起那日在後山上虞臻看自己的眼神，孫玉柔就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，心裏是徹底放下對他的綺念了。

這樣可怕的人，不是她心目中的良人。

直到今日，她才見到徐笙。

徐笙吃了一口李子，酸得她臉蛋一癢，但還是一口接著一口，看得孫玉柔嘴裏泛酸。

「已經沒事了。」她道。

孫玉柔低著腦袋哦了一聲，好像有些失落。「我……」

「謝我就不必了，畢竟妳也救了我。」徐笙又從果盤裏撿了一個李子，慢條斯理道。

她知道孫玉柔指的是什麼，那日若不是她匕首上沾染的蛇毒，那幾個匈奴人沒有那麼容易被她們殺死，更有可能的是兩人都被他們抓住。

「誰……誰要謝……謝妳了。」孫玉柔結結巴巴道，臉蛋漲得通紅。

「哦！」徐笙淡淡地點頭，並不在意孫玉柔的話。

可是孫玉柔又有些惱，她道：「我的謝意便這麼不值錢？我今日來，就是……就是要與妳道謝的，這是謝禮。」

她扭開頭，嚶嚶扭扭的送上一個盒子。

徐笙看也未看，便讓綠楊收下，然後向她道謝，「孫姑娘破費了。」

「我……」孫玉柔看著徐笙嘴角掛著如沐春風的笑意，不知道為何有些氣餒，明明她想要好好向她道謝的。

「好了，妳的心意我都知曉，不必再說了。」徐笙看穿了她的想法，不在意的道。

「快回廣平去吧，否則妳父母要擔心妳了。」

孫玉柔頭一扭道：「我和我哥哥他們一起來的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。」

徐笙揉揉額頭，沒有再說話了。

因為有孕在身的緣故，近來她嗜睡了許多，此時正是她的午歇時間，她的睏意已經湧上來了。

「我大哥在家養傷，所以是我表哥陪我來的。」孫玉柔看著徐笙的臉色，解釋道。

「他傷得很重嗎？」徐笙看明白她眼神裏面所表達的意思，順口問道。

孫玉柔眼睛亮了一亮，莫名有些高興的道：「已經好了差不多了，沒什麼大礙，只不過……」

「只不過什麼？」

「只不過他四月便要成親了。」孫玉柔小心看著徐笙的臉色，卻見她面無異色。

「恭喜令兄。」她淡淡道。

孫玉柔忍了忍，還是想問徐笙，難道在她心底，她大哥便一點地位也沒有嗎？

可是不等她問，徐笙便笑了，「自從有孕後，我便有些嗜睡疲乏，怕是不能招待孫姑娘了，還望孫姑娘見諒。」

孫玉柔明白這是逐客的意思了，臉蛋通紅，也不再多言，只是離開的時候，看著徐笙臉上柔和的笑，脫口而出問道：「妳過得好嗎？」

徐笙一怔，隨即笑笑，「我很好，謝謝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她最後再看了她的肚子一眼，隨即轉身離去。

徐笙揉揉額頭，並不在意，回屋歇下了。

孫玉柔出府的這段路是清芷園的婢女送她的，她心不在焉的跟著婢女閒聊。

「流殤將軍。」聽到耳畔婢女的請安聲，她才發現迎面走來一個男子。

「是你！」她認出來，那是當初在廣平驛站前救她性命的男人。

可是顯然流殤沒有這等好記性，他對著孫玉柔點點頭便離開了。他性子雖然歡脫，但是對於孫家的人，他並不是很想理會。

孫玉柔見流殤對她沒有記憶了，心裏有些惱，轉過身對著他的背影跺了跺腳，才冷哼了一聲跟著婢女出了府。

流殤去的方向正是清芷園，虞臻白日在衙署裏辦公務，想起徐笙昨晚半夜纏著他要吃糖葫蘆的事情，便著人買了送回來。

與此同時的衙署裏，虞臻坐在上方，聽著下面的人的話，面上籠罩著一片陰影，手指在桌子上輕叩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外面陽光明媚，可屋子裏卻冷入冰窖。

下方站著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，正在說著什麼。

「為何不想去毛城？」聽男人說完，虞臻問。

男人一襲青衫，站在那裏沒有回答。

「毛城與兗州交界，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，可你還是不願意，是因為什麼？崔家九娘嗎？」

男人的眼睫終於顫動了一下，垂下雙眸，拱手道：「崔家九娘與臣只有師徒之誼，再無任何關係。」

虞臻負手立在案桌前，冷冷道：「你若是心悅她，我可以親自為你提親，我的規矩雖然森嚴，但不至於不近人情。若不是的話，那你便放下其他心思，替我鎮守毛城，監視兗州。」

他眼神銳利，如利箭般射入自己的心底，讓顧君朝不由得一顫。

顧君朝對他行了一禮，只淡淡道：「王爺誤會了，臣……與崔家九娘只有師徒之誼，再無……其他！」

虞臻便不再多說，轉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便擇日出發去毛城吧！」

顧君朝看了一眼虞臻，面上露出一抹複雜，應下虞臻的要求。「是。」

虞臻看了他一眼，終是忍不住道：「既然已經決定了，顧家與崔家又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不要越陷越深。」

「謝王爺關心。」顧君朝笑了，他面如冠玉，占盡了風流之態，難怪長安坊間有流言，若能得顧郎一笑，當千金逐之。

顧家與虞家是世交，兩人的母親曾經也是手帕之交，當年顧氏一族被崔氏陷害，滿門近滅，只有顧君朝被虞臻母妃藏了起來，躲過這一劫，後來被養在莊子上，十六歲得狀元之位，從此出仕。

虞臻兄弟幾人和他師從一人，由帝師蔣從離傳道授業，顧君朝如此，他學問自是也不差，去年春闈不過是藏拙罷了。

「顧大哥，若沒事了便回去收拾行李吧。」虞臻道。

聽到他的稱呼，顧君朝一愣，眼前浮現了小時候一個玉雪可愛卻總是繃著臉蛋、一本正經的小男孩，那時候，他總愛逗這個比自己小了好幾歲的弟弟，甚至一度覺得，若不是他不愛笑，自己定然會以為他是個姑娘，然後長大娶他。

想到小時候的趣事，他眼裏閃過一抹笑意。

「聽聞阿臻的王妃有孕了，我還沒有送禮，這是我的小小心意，阿臻收下吧！」

見他換了稱呼，顧君朝也跟著改口，笑著從衣袖裏取出一串玉葫蘆。

那玉葫蘆是由血玉雕刻而成，一串串血紅色的小葫蘆圓潤可愛，肚子胖乎乎的，像小花生粒兒。

虞臻看到，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到了徐笙白皙可愛、小巧精緻的腳指頭，日後他們的孩兒想必和他們的母親一樣玉雪可愛。

「只有一串嗎？」他皺眉道。

一串葫蘆，怎麼能分呢？要知道那可是兩個小胖子呢，就連他猜燈謎得來燈籠，也要是兩盞兔子燈，可不能厚此薄彼！

顧君朝疑惑，「你怎麼知道我還有一串？」

「拿來。」虞臻抿唇。

「這是我準備送人的，你那裏我已經送一串了。」顧君朝說。

「拿來！」

顧君朝這一刻有些後悔自己是個讀書人，不能爆粗口，也打不過他。他從衣袖裏再拿了一串玉葫蘆出來，遞給虞臻道：「你還是如小時一般，一點也沒有變。」

虞臻斜睨他一眼道：「你不懂。」

顧君朝來了興趣，問：「難不成阿臻的王妃懷的是雙胎不成？」他隨口一說，不待虞臻反應，自己便哈哈笑了起來。

「不是，才兩個多月，陳大夫還沒有本事號出脈來，不過……」我作了個夢，夢到有兩個。

「阿臻有話直說就是，何時像個女子般扭捏了？」

虞臻卻改了心意，轉了話題對他道：「你可以走了。」

「今日不急，晚上回去收拾行李也一樣。」顧君朝道。「阿臻真是愛惜王妃，我來時聽說你專門讓流殤買了糖葫蘆送回王府了？」

他前些日子才趕回信都，還未見過徐笙，聽聞虞臻將她立為王妃，實是驚訝，畢竟在他眼裏，虞臻一直是個冷情不易親近的人，竟然會忽然喜歡一個女子？

旁人不知道，自己可是清楚的，他這個王妃可不是什麼平民百姓，而是宛城徐氏之女，他正是頂了人家表哥的身分把這姑娘給騙來的。

原本他以為虞臻在長安城娶徐氏女只是為了掩飾身分，迫不得已行的下策，沒想到原來是他早就中意這位徐姑娘了。

「我倒是有些好奇，是什麼樣的女子，能讓阿臻你傾心？」顧君朝慢條斯理道。虞臻眉頭一掀，「她怕生，不想見你，你快回去吧！」

虞臻三番兩次的下逐客令，讓哪怕習慣了他一言不合就不理人的顧君朝，還是有些心塞。他雖然想見見那位在信都百姓口裏仁善無比的冀北王妃，但還是得顧及虞臻的感受。

「下次回來，也許就是你孩子的滿月禮了，好好待你的王妃，看你很喜歡她的樣子。」顧君朝微微一嘆，往外走去。

他看到現在的虞臻，便想起了那時候的自己與芸娘……

可惜，芸娘已經不在了。

「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」虞臻有些驚扭，自己的心思被人說破，他還是有一點害羞的。

顧君朝輕笑一聲，大步離去。